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WWW.MINGHUI.ORG



澳大利亚国庆日，南澳法轮大法团体每年都应邀参加当地庆祝活动，2018 年以莲花和修炼为主题的花车再次吸引众人的目光，受到地方政府和民众的欢迎。

第 838 期

2018 年 2 月 1 日



重要新闻（上图）

一月二十七日，美国费城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当地 Fox29 电视台拍摄了学员炼功的场面。CBS3 电视台也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作了报道。

修炼交流

正念中险途变通途

大陆综合

错用法律构陷好人 扬州公安、检察院被控告

齐齐哈尔市看守所警察韩淑芬折磨、勒索被关押人员

本周三退统计

截止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总人数：
296,297,624



明慧周刊

第 838 期
2018年2月1日
WWW.MINGHUI.ORG

内容提要

目 录

2	时事新闻
2	清除迫害 呼唤良知
4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5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6	大陆综合
6	大陆综合消息
7	严正声明
7	世人觉醒
8	人心与因果
11	修炼园地
11	正念中险途变通途
20	就律师辩护问题与同修再交流
21	关于人心的浮动
24	用更大的慈悲和纯善去救度众生
28	同修之间也应慈悲对待
30	从法律角度解体监狱不准会见的迫害
35	在租房的过程中修心性
37	新年到了 - 请关心狱中同修的家人
39	修炼交流摘录

时事新闻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澳洲墨尔本市中心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澳洲国庆日大游行，当地法轮大法团体再次应邀参加，色彩明快的服饰、祥和优美的功法演示，向各族裔的人们传递着“真善忍”宇宙法理；而喜庆欢欣的腰鼓表演、威武雄壮的天国乐团，具有涤荡心灵的强大正的能量，让观众们感叹不已。

当天数万民众夹道争睹。来自中国大陆的商学院学生 Olisa 和朋友 Cheer 觉得很壮观。Olisa 说：“法轮大法队伍让人印象深刻！”“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样的游行真好！”来自印度的阿里赞叹法轮大法队伍的美好，“带给人祥和、慈善的感受。”

从事制片助理工作的 Angus Flanery，从悉尼来墨尔本度假，通过与游行队伍旁的法轮功学员交谈，他不仅了解了法轮功的起源、在中国受到的迫害，还知道了法轮功弘传世界的盛况。为了帮助制止发生在中国的迫害，Flanery 还在制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表示回到悉尼要了解更多，“我想知道在悉尼哪里可以找到法轮功”。“我会去更深入地了解。”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费城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法轮功功法表演与展台吸引了许多观众。费城主流电视台 CBS3 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播出了法轮功学员在庆祝活动中炼功的画面。

展台前与民众交谈的法轮功学员泰瑞表示，她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已经连续多年参加宾大博物馆的活动，希望向人们介绍法轮功真相。她说：“今天有一位宾大女生前来交谈了许久。她出生在中国大陆，随着父母在香港长大。她向我问了很多问题，从什么是法轮功，我们自己的感受，到中共为什么镇压。” Terri 耐

心地给她一一解答。该女生深受触动，表示很高兴明白了过去不知道的事情。

学员冷先生也向许多人介绍法轮功与自己亲身的修炼体会。有几位穿着入时的大陆留学生问他说，既然法轮功这么好，为什么过去听到的都是负面信息？冷先生向他们讲述了江泽民如何独断专行，执意镇压法轮功，以及多年来中共媒体的造假宣传，比如天安门自焚骗局等。当他向她们讲起法轮功学员在这场迫害中被中共活摘器官时，这几位活泼的女生神情变得认真起来，“看得出，她们也很震惊，没有想到迫害会如此残酷。”一位女生又问到：要是江泽民发起镇压的话，他已经下台多年，为什么悲剧还在持续呢？冷先生解释说，中共利用江泽民来镇压法轮功，是因为其背后的邪恶因素不能容忍真善忍。换句话说，只要中共还存在，这场迫害就很难停止。那几位学生表示理解，其中的两位参加过少先队，当场决定退出。

◇ MARCHE 大街位于日内瓦老城和日内瓦湖畔之间，是日内瓦市的主要商业街。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瑞士法语区的部份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设立了摊位，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且征集呼吁联合国制止中共活摘罪行的签名。一位中年妇女和她母亲听完学员讲真相后立刻在签名表上签字，并且说，我们了解你们，在电视上看到过有关报道，也见过你们在公园里炼功，我们支持你们，我们是有正义感的。

现在是瑞士选举拉选票的时期，在法轮功学员摊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政要的摊位，那里的竞选团体有十几个民众，他们听到强摘人体器官的事情时，感到非常震惊，大部份人在签名表上签了字。其中一个人还要了法轮功炼功点的时间表，因为他太太早就想去参加炼功了。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法轮功学员王平女士，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结束一年的冤狱迫害时，身体虚弱，回家后还不断地被骚扰，送到精神病院继续迫害，以致奄奄一息，于二零一七年五月含冤离世，终年五十三岁。王平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原安徽省五河县卫生防疫站、五河县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卫生主管医师。自二零零二年以来，她被非法关押有三十多次，遭受了看守所、洗脑班、精神病院、劳教所、监狱各种酷刑折磨迫害。

◇北京密云区不老屯镇雁洛村法轮功学员郭秀云，二零一七年三月份去亲友家路上，被不老屯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郭秀云被劫持到密云看守所，遭迫害后，身体很不好，在第一次非法庭审中昏倒在地。十二月二十八日，密云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对郭秀云秘密判刑五年。

◇河北省衡水市法轮功学员尚玉申女士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非法判刑四年，已上诉。据悉，尚玉申在衡水市看守所戴脚镣手铐的被迫害情况在明慧网曝光后，衡水市看守所对她打击报复，又用同样的方式折磨迫害她十五天。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潍北农场法轮功学员宋春梅，被潍坊寒亭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现已上诉。宋春梅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在坊央路上向行人讲真相时被固堤及寒亭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抄家。寒亭区法院于十月十八日对宋春梅进行非法开庭。家人为她请律师在法庭上做了无罪辩护。宋春梅在法庭上对公诉人的指控进行质问，法官和公诉人都无言答对。

◇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钟俊芳女士，曾被非法劳教两年，三次被非法判刑，刑期总共长达十七年半！目前在四川龙泉女子监狱被迫害的身体严重变形，骨瘦如柴，体重只有六十多斤。家人要求释放回家就医，监狱称：“人现在还有气在，不能放。”

——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

◇澳大利亚国庆日（一月二十六日），是这个多元文化大家庭各族裔成员一年一度欢聚喜庆的日子。南澳州以各民族盛装大游行、鸣放 21 响礼炮、音乐晚会及璀璨烟火为亮点，每年有来自 150 多个团体近 4 万人共同庆祝。南澳的法轮大法团体每年都应邀参加，今年以莲花和修炼为主题的花车再次吸引众人的目光，受到地方政府和民众的欢迎。

在走近终点的艾尔德公园时，阿德莱德市长哈斯先生看到法轮大法学员的队伍，象遇见老朋友一样高兴地跟大家挥手。主持人在介绍法轮功队伍时说道：“现在走过来的是法轮大法团体，他们以莲花、古典服饰为特点。莲花象征着纯洁、高雅、超然的精神内涵。法轮大法是来源于古老中国的一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精神修炼。”

◇美国波士顿大学每学期一次的社团迎新博览会——“SPLASH 2.0”，于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日在波士顿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内举行，波士顿大学法轮大法俱乐部受校方的邀请参与了这一活动，并在活动中受到欢迎。一位西人新生，在听了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后，明白了真相，签名加入法轮大法社团，还拿了真相传单和法轮大法社团的联系方式，并发邮件到社团了解教功班的时间和地点。

◇位于丹麦哥本哈根南边的克阁镇，是一座美丽的海湾城镇，风景优美，人文淳朴。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哥本哈根部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里为期两天的健康博览会。前来参观的民众、参展商人和主办方对法轮功学员很热情，赞同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不少人当场学炼五套功法。

大陆综合

大陆综合消息

错用法律构陷好人 扬州公安、检察院被控告

家住上海延安西路的高级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徐永清，于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被扬州市邗江区国保警察蒋步福带领邗江区邗上派出所副所长王君等警察绑架，二零一八年一月五日被非法逮捕。54 岁的徐永清至今被非法关押在扬州市看守所。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二日，徐永清向扬州市检察院提交“刑事控告书”，控告邗江区检察院检察长张晓强、检察官袁媛、金蕾，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副局长魏某、国保柏正友、蒋步福、顾栋，邗上派出所王君、王某等九名参与人员；要求撤销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作出的“批准逮捕决定书”；要求依法追究邗江区检察院张晓强、袁媛、金蕾违反审查批捕规定的法律责任；要求对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行为进行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并要求撤销案件。

齐齐哈尔市看守所警察韩淑芬折磨、勒索被关押人员

韩淑芬是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看守所的管房警察，现负责看管该所的 406、407 两个号房。韩淑芬为人贪婪、凶暴，多年来，其利用职务之便疯狂向拘押人员勒索财物；利用牢头打手虐待在押人员。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是没有底线：死刑犯脚镣、反串、泼凉水、冷冻……

看守所允许家人给在押人员送衣服时，家人最低要给韩送 500 元才能把衣服转送到韩所管房号内。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张艳华被劫至看守所。因其不干活不吃饭不报数，遭打手等三个犯人打耳光、挠脖子。张艳华对韩狱警说：她们打我。韩竟说些怂恿她们的话。张艳华对韩说：你执法犯法。韩回头说：你说啥？我就犯法了！结果张

艳华又被三个犯人毒打一顿。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刘慧杰与田勇被拉到附属二院遭插管灌食时，因其向护士劝善，韩淑芬疯了似的双向扇其耳光，并用指甲将其脸划破。

重庆沙坪坝区两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当天放回家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上午，重庆市沙坪坝区法轮功学员岳春华、陈秀英到九龙坡区人和场赶集。在一生活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门卫保安绑架，又被公安车劫持到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派出所。下午又被转押到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派出所。岳春华和陈秀英不恐不慌，心态平和慈悲的给警察讲真相。派出所当天下午就放她们二人回家。

严正声明

本周二百五十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一百四十七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共产党早一天完蛋，中国人早一天得好”

〔大陆来稿〕前些日子在公园，一位中年男士追上我，跟我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我答应第二天给他带来，没想到，第二天没等他到，书被别人要走了。稍后他来了，恳求我回家给他拿一本，我看他很急切，满足了他的恳求。

一月二十二日，我在街上又碰到了这位先生，他见到我便说：“看完，我一定给你写感想。”并说：“共产党早一天完蛋，中国人早一天得好！”

条条“邪教”特点都扣准共产党

〔大陆来稿〕前一段时间，微信中，中共做污蔑法轮功的宣传，欲误导民众，发布了所谓“邪教”的特点。山东临沂市一位文化界人士看后评论道：“我现在终于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邪教了！”结果这条评论却被很快删除了。

这位文化界人士感慨的对朋友们说：“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条条都扣在它头上！我的评论被删除了，不正说明它自己承认了嘛！”

人心与因果

湖北省英山县恶报案例

一、参与迫害法轮功，雷店镇派出所警察付进洗澡时丧生

雷店镇派出所警察付进跟随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毁坏大法书、打人、谩骂大法和侮辱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四年前和年后，他多次到学员家闹。就在当年的三月四日，他在外喝酒后回家睡觉，在洗澡时死亡，年仅三十多岁。

二、跟踪并协助绑架法轮功学员，护士王凤英跌倒腰断

县医院有个退休的护士叫王凤英。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一日，王凤英跟踪一个到她家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并叫人打电话报告了公安局，后又和公安局警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她无知中造下深重的罪业，报应来时丝毫不差。二零零二年的有一天，她站在自家大门口，脚像被人打了一样，突然仰面朝天，跌坐下去，腰部跌成两段，尾椎骨粉碎性骨折，同时手掌心被旁边的尖石头刺穿一个大洞，当时疼痛难忍，后久治不愈。王凤英常常睡在床上对着窗外大声的哭喊，求人帮助清洗（因为手心里面长了蛆，又痛又痒，实在难受至极）。因为太臭，无人敢去。

三、谩骂大法，县城关退休职工汪如海暴死

县城关退休职工汪如海，六十多岁，收到一本《九评共产党》，看后，由于受邪党毒害太深，他不承认书上写的事实，还到处骂。不久，其妻死亡，他还不悟。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日下午，汪如海在鄂东商场外，遇到一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劝告，继续骂大法，并说回去要撕毁《九评》。当时还健健康康的他，却在当天晚上睡觉时突然暴死，成为共产邪党的陪葬品。连他儿子当晚在客厅打牌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大学二年级学生：我庆幸生在大法弟子家

〔大陆来稿〕我是一名在校的大二学生，更是一个得法一年半的新学员。我很庆幸在正法时期的最后走进大法，回想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的生活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年前，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腿突然疼痛，后来越来越严重，膝盖有积液，全身疼痛，行走艰难。去了许多医院和诊所，都查不出什么病，吃药、打针、贴膏药都不管用。最后去知名医院查出是：强直性脊柱炎，这种病治不好，只能药物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同修）让我学大法，但父亲一直不同意，因母亲因信仰多次遭迫害，被中共勒索。经母亲再三劝说，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我终于走进了大法。

得法后，身体一天一个变化，思想也在逐渐升华，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妙，无以言表，一直反对大法的父亲也转变了观念，母亲的修炼环境打开了，我高考也超常发挥，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

老警察的感恩

文：河南大法弟子 雨莲

我老伴七十五岁，是个退休的老警察，为人善良，儒雅。我和老伴是二婚，婚前各有子女。虽是半路夫妻，却颇为投缘，彼此相敬如宾，风雨同舟已十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前我不幸患上了心脏病，很严重，犯起病来很痛苦，很危险。针药无效，病情不断加重。老伴陪伴照顾我，分担着我的痛苦。去年十月，我又犯病，送到医院抢救。这次病状发作更频繁，住院六天，竟五次犯病。

垂危之际的我方才想起：好友曾多次劝我学法轮大法，说大法教人修心向善，返本归真，祛病健身有奇效。于是，我与老伴商量，回家修炼法轮功吧。他同意了，给我办了出院手续。说来真是神奇，炼法轮功只个把月，我的病状就烟消云散了！大法使我绝处逢生，我对师父的感恩无言以表。老伴见证了这一切，感慨不已：“李大师救了你一命，等于也救了我一命。知恩图报才叫君子。以后遇着机会，我得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老伴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之后，在与牌友、与老朋友相聚时，只要谁提到法轮功，老伴总要谈一谈“个人见解”。我俩一起出门，遇到街坊亲友，我一提修真、善、忍的美好，老伴就会把话题抢过去。他对晚辈们说：“你姨没炼功的时候，满脸都是病气，现在啥脸色？白里透红；过去，她的腿肿的象大象的腿，抬脚都难，现在走起路来一阵风。你姨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这功确实不错！”

因中国人被中共高压恐怖整怕了，对“敏感”话题避而不谈，提起法轮功，很多人更是噤若寒蝉。有一次，一老友问老伴：“你这个几十年的老警察，怎么敢说这些？”老伴呵呵一笑：“警察也是人哪，是人就得知道个好歹，说话做事就得凭天地良心。老伙计，你想想，咱都是奔八十的人了，违心的话说了大半辈子，来日无多，说点该说的话，说点良心话，晚年才无憾啊！”

修炼园地

正念中险途变通途

——营救同修和给公检法司人员讲真相的经历

文：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师父说：“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地的，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1]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了师父的这段法。这些年我参与了营救被非法抓捕的同修的项目，过程中也一直都在救度相关的公检法司部门的众生，始终站在别人看来是最危险的“第一线”。但我却什么事也没有，虽有几次险情，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很快化解，一直稳健的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

主动面对面给公检法司部门的工作人员讲真相，对大部份同修来说会有顾虑。根源其实还是没有突破那个怕心。可能我有救度公检法司众生的使命，所以师父赋予了我天胆，使我在修炼前怕心就很小。但我知道，师父说过“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正念来自法，修的不是你人的主意怎么好、你人的办法怎么高明，修的是你在对待问题时是否用正念。”[2]救度众生不能凭着人的勇气和冲劲，所以我非常注重学法 and 发正念。

自二零零零年得法以来，我几乎没有间断过学法，只要时间允许，都在大量的学法，有时觉得状态不好时，一天学多讲《转法轮》，到整点就发正念。平时也很重视发正念，除特殊情况，每天四个整点全球发正念从不耽误，自己还要多发几个整点正念。在外面做事时，头脑里不是背法就是在发正念，尽量不动人念，而且见人就讲真相，尽量不错过有缘人。通过大量的学法、发正念，对师父对法的坚信，我那种怕的物质已经很淡很淡，心中很笃定，我坚信，邪恶根本动不了我，邪恶跟

我没有任何关系。

下面把我营救同修和救度公检法司部门众生的一些片段写出来。

一，直面邪恶 坦坦荡荡证实法

(1) 向国保大队长要人

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一二年，为营救被非法劳教的丈夫，我跑遍了有关的公安局、派出所、市监狱管理局、劳教所等部门，虽然没有能将丈夫营救出来（被非法关了他们定的二年劳教期），但由于我不断的营救，减少了劳教所对他的迫害。在营救丈夫时，无论去公检法司的任何一个部门，我都是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用女儿的话说：“我妈比他们还横，不是我妈怕他们，而是他们怕我妈！”女儿也是大法小弟子，有几次也跟我一起去要过人。这个过程中我缺乏慈悲心，这是我要修去的。

几年来，无论是本地、邻县、邻市的同修找到我让我参与营救被绑架的同修，或我知道同修被绑架，我都主动参与营救，共参与了多少次营救同修的事我已记不清了。我去过当地的派出所、看守所、国保大队、镇政府、镇政府综治办、洗脑班、法庭以及邻县的国保大队、邻市的法庭，还数次找到当地的国保大队的正副大队长。时间久了，他们都认识我，见面都很客气。

因为我没有怕，想去哪个部门或哪个公检法司人员的家讲真相要人，想去就去，就像去朋友的家一样。我这种无所顾虑的表现，以至于使当地一些同修误会，一段时间还谣传我是特务，甚至连一位协调人都话中带话说：“她去公安局就是回自己家，有什么好怕的！”当然这些谣言现在早已平息了。

二零一二年，本地有九名同修被绑架，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营救非家人同修。本来想多找几个同修的家属去要人，可不是找不到人就是家属不配合，最后只找到一个被迫害同修的儿子，答应和我一起去要人。这位同修的儿子明白真相，支持同修修炼。

我和这位同修的儿子先后两次去派出所要人，第一次没见到派出所领导，第二次去，我正念十足，同修儿子也是一身正气。接待我们的派出所指导员态度很客气，告诉我们人已被送到看守所，怕我们不信，还亲自带我们到关人的地方，把铁门一个个打开，让我们查看，证明人已经送走了。

事后，师父安排，让我见到了这位被迫害同修的儿媳妇。我觉得她更适合和我一起去要人。她虽然明白真相，但是在邪党的强权下，她认为我们去要人没用，找各种借口推脱，不配合我。我没气馁，多次找到她讲真相，她才勉强答应和我去要人，但是提出条件说只跟我去这一次。

于是我就和同修的儿媳一起去当地国保大队长的家中去要人。这个国保大队长上过明慧网恶人榜，对当地大法弟子的迫害都是他主导的。第一次去时，找错了地方，敲开门不是他家。同修儿媳妇正念也很强，我们就从一楼一直敲到四楼，挨个门找，最后五楼下来一个人给解释说这楼里确实没这个人。

没想到敲门过程中敲到了国保副大队长的家门。这个人也上了明慧的恶人榜，近些年迫害当地大法弟子的恶行几乎都是他干的。来开门的是他的妻子。后来确认国保大队长确实不在这住，我和同修儿媳妇商量，不能白来一次，去给那个副队长的妻子讲真相。于是又一次敲开了国保副大队长的家。开门的还是他妻子。同修儿媳妇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告诉她说：“我爸是好人，我爸什么罪也没犯，快让他们放人吧，快过年了。”副队长的妻子说：“我们说了不算。”我说：“跟您说肯定管事，您跟您家那位说说！”

经过这一次要人，同修儿媳妇也增强了信心，没再提只去一次的事，又和我配合去找国保大队长要人。这次有一位同修给我们带路。我们一路发着正念，背着《洪吟》，我心里对国保大队长说：“我是带着洪大的慈悲救度你来了，快来迎接我们吧！”

到了他家，同修儿媳妇先去敲门，敲了好长时间，那位大队长自己来开门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位国保大队长见面。13

他只把门开了二十到三十公分的一道缝，我们自我介绍后发现他的手开始哆嗦，然后“啪”把门关上了，隔着门说：“我下班了，这不是工作的地方，有什么事你们去公安局等我吧！”

我和同修儿媳妇商量：如果他出来我们就跟着他去公安局，如果他不出来，我们就继续敲门。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他出来了，我们马上打车跟上他到了公安局，找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三、四个人。此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早已过了下班时间，不知这几个人是不是国保大队长心虚、害怕而现找来的。

一进办公室，其中有一个人先问我们和被迫害同修是什么关系？问我们的姓名和地址，强调必须得说。我心里非常坦然，心想：我今天就堂堂正正的告诉你！他很快在电脑上把我的身份证打出来了。我是二零零二年开始修炼的，之前没被迫害过。

这时同修儿媳妇堂堂正正的给国保大队长和其他人讲道理，说：“我爸爸是大好人，这是街坊四邻公认的，而且他还是一个大孝子！”还讲了在家里对家人如何好，说你们不应该抓这样的好人！她的念很正，一直不停的给他们讲道理，我也配合着讲真相，讲了很长时间。国保大队长一直在静静的听着，最后说：“行了，你们也讲了半天了，你们就说今天来这目地是什么吧。”我说：“我也不兜圈子了，就是让你们放人，让好人回家过年！”他说：“我当不了家，我得向上边申请，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我说：“我们早就打听清楚了，这事就您当家，您一句话就能把人放了！”他就笑了，说：“真不是我一个人当家！”我说：“您就别推责任了，就您一句话的事！”他突然问我某某是你姐姐吗？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认识我姐姐，我当时想决不能动人心，决不能用人托人情走关系，就坚定的信师信法，就很平淡的说：“是，您认识她吗？”然后继续和他讲真相。他就笑了，最后说先让我们回去听结果，他们再商量商量。

隔了一天，包括我们营救的这位同修在内的四位同修一

起回家了。我们营救的这位同修是当地主要的一位协调人，他曾经被判过几年刑，也多次被绑架过。本来邪恶传出话来说这次要重判他的。

通过这次要人，同修家人对大法的正念更强了，同修的儿媳妇还得了福报——她本来只是一个商场的小组长，不久就升任整个商场大厦的经理。

一次邻县的三名同修发资料时被绑架，邻县同修找到我让我配合营救。当时邻县的整体修炼状态不好，几个主要协调人被迫害的很严重，有的甚至都不修了。到了邻县后，我和当地同修切磋，长时间发正念。发正念时师父点化：去找当地的国保大队长要人。当地同修切磋，找被迫害同修家属配合去要人。真是师父的安排，经同修联系，来了六、七个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其他人都很配合，只有一个同修的儿子不明真相，对大法很抵触，也不愿配合。我和同修就一直给他讲真相，他由开始的抵触到慢慢明白了一些真相，最后答应去要人。

我们一起去了当地国保大队长的家。这个国保大队长没在家，他的妻子倒是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他妻子是一名交警，因为她父亲一九九九年之前也学过大法，她也明白一些真相。我们就一直给她讲大法的美好。她说：“我知道大法好，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爸也接触过。”她答应跟国保大队长好好说。等了很长时间国保大队长也没回来，我们就先走了。没过多长时间，三位被迫害的同修就被释放回来了。

（2）大法资源不能丢

二零一五年下半年的一天，有十七、八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抄走了家里的一些东西。我本人在八小时后回到家。

到家的当天下午，我想，他们抄走的物资是大法资源，不允许任何人抢占，必须立即去找他们要回来。二、三天内，我数次到当地派出所找到所长、国保小队长、市国保大队长等要我的东西。当时正赶上九月三日北京大阅兵，看上去他们都处于紧张状态，都很忙。九月二日，他们把东西基本都

还给我了，十月一日把剩下的最后一台电脑主机也归还给我了。

开始我是先找派出所所长要东西，他说这个事归市国保管。那天去找市国保大队，没见到大队长，就给他打电话，打了多次，后来他索性不接我的电话了。我也数次去找当地的那个国保小队长，他很无奈的说：“我们这几天最忙了，过几天不行吗？”我说：“不行！”一次，我的急躁心上来了，在电话里和这个小队长急了，说：“就这么点东西，你看你折腾我多少趟了！”他说：“您看您看，您又急了，您这脾气快跟我妈的一样了！”我知道自己不对了，不能有急躁和争斗心。

开始时派出所和国保互相推诿。我找到派出所的负责人，他说他管不了，是国保管。我就当着他的面给国保小队长打电话，电话打通后，我把电话给派出所的负责人说：“你们俩当面说清楚吧，今天我就听听到到底是你们俩谁的责任？”

一次正好碰到市里的国保大队长，我立即向他要我的东西，我说：“你看你们抄家怎么把我女儿学习用的电脑都拿走了呢？”他说：“是吗？我给问问？”第二天下午就把女儿的电脑还给我了。接着很快把其它东西也给我了。当地的国保小队长还说：“您看，我们这么忙，今天还把东西给您送回来了。”

去年五月份左右，当地镇政府综治办的七、八个人又到我家抄走了一些东西。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了真相。到目前为止已经去过镇政府五次找那个抄走我的东西的综治办主任讲真相。他的态度一直都很客气，也一直在向正的一面转变，也明白了一些真相，虽然还没有三退，东西也还没有归还，但我一定会锲而不舍的找他讲真相，我相信随着他真正明白真相，东西自然就会回来的。

二、邪恶灰飞烟灭

(1) 明慧网恶人榜上的国保副大队长

二零一四年，我地有几位同修被绑架，当时说他们的案子是从邪党中央压下来的，被视为“大案”、“要案”，要从重办。

其中的一位同修有一段时间被取保候审在家。当时他家被

三、四个人二十四小时严密监控。有开车监控的、有骑电动车监控的、还有骑自行车监控的，总之无论这位同修去哪里后面都有人跟踪。

因为给这位同修请了律师，不时的有事要和他本人商量。我随时想去他家就去。一次我听说当地的国保副队长在同修家。这些年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几乎都和他有关。我想去给他讲真相，就去了同修家。一见面他就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住？我把姓名和住址告诉了他。我当时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那时还是缺乏慈悲心，觉得自己很高大，他什么都不是。

不知为啥，他好像很害怕，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各个房间乱转悠。我说：“某队长，我想和你说几句话，你能不能坐一会，别里外转了！”他还是不坐，一直到处走来走去的。于是我就跟着他讲真相，追着他讲了很长时间，他急匆匆的走了。

那位被迫害的同修被抓后正念一直不足，这次看到我把那个国保副队长追的到处跑，同修正念也出来了，从此开始反迫害，主动找本案相关的各个公检法司部门的人讲真相。本来他是要所谓“从重”判的，开庭后却不了了之。这位同修至今一直平稳的做着三件事。

一次非法庭审时，因家属要进去旁听，名额不够，我没能进去，就和同修在外面发正念。那位国保副队长突然来了，在同修发正念的地方转悠。我怕他的到来会引起同修的恐慌或他清点同修人数或拍照等对同修不利，我就迎上去，另一位同修随后跟上。我对他说：“某队长，你很辛苦啊，这大热天的！”他尴尬的说：“你不也很辛苦吗？”这样我陪着他一边走一边聊天，直到把他送过了马路对面。

（2）派出所里的“茶话会”

二零一五年下半年的一天，有十几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他们制造的气氛很恐怖，有上房顶的，有在大门外等着的。抄家后抢走了我的一本大法书、多本真相小册子、电脑主机、笔记本电脑、多张光盘以及十几个刻着“法轮大法好”的小印章。

本来他们想绑架我丈夫，我提出让丈夫留下照顾老人、孩

子，我跟他们去。

到了派出所，他们本来想给我做所谓的笔录，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不会配合你做任何事情，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我任何事情配合你都是害你。”给我做笔录的警察笑着说：“回答问题会害了我。”他让打字员打上“沉默！沉默！沉默！”然后就不再做笔录。

又换了一拨警察，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期间气氛非常融洽，不时传出笑声，像开茶话会一样。我没觉得这里是迫害我的黑窝，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坦然。正和他们聊的高兴的时候，另外一个房间有一个警察听到我们这边这么热闹，主动过来说：“大姐，你又给他们上课呢，咱姐俩聊聊！”我又和她讲了真相。这期间又换了一拨警察，说：“大姐，您看您多受重视，我们这么多人保护您！”我又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态度都非常客气。

在派出所呆了八个小时左右，我就顺利的回家了。一个警察很不解的说：“动用了这么多警力，就这样放了？！”

三、正念足 师尊护 险途变通途

一次某地法庭非法庭审我们的同修，我和当地同修去旁听，结果我们几十位同修被绑架。我被劫持在那里近三十个小时，被我地公安去接回送回家。

在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很轻松的就把他们铐在我手腕上的手铐摘了下来。另一件事是：给我戴在身上的什么定位仪，也被我很轻松的摘下来了。在场的警察都惊讶的看到了我做的这两件事的全过程。

为了更好的营救同修、救度公检法司的众生，这些年数次请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每次请律师，都是我负责和律师联系、协商营救事宜，律师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直到开庭，几乎都是我全程陪同。

这些律师大多都是这些年来多次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知名人权律师，他们的电话都是常年被监控的，人也是被跟踪监

控的，作为和他们密切接触的人自然也在被监控之中的。我从没有任何顾虑。在和律师配合过程中，经常给他们讲真相，打印明慧网的文章给他们看，送给他们真相光盘、U盘等，让他们了解正法进程。

二零一四年，就是前面提到的我们当地四位同修被迫害的案子发生后，当地同修切磋决定聘请律师，这也是当地第一次请律师，也是我第一次和律师接触。那时我们当地的整体状态很不好，四个被迫害的同修中有两个是当地主要协调人，其他协调人有的被追捕躲藏起来，其他人怕心很重，没有人敢站到第一线。

第一次和律师约好去会面时，几个同修开车送我，把我放到离会面地点相距几十里的一个地方，我只身一人又乘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车去见律师，其他几个同修在几十里外等我。

这位律师也是一位著名的人权律师，他刚做了为另外一位法轮功学员的辩护，他和其他辩护律师遭到那里警察的严重殴打。他的肋骨被打折。我和他见面时，他还没完全康复，说话都没有底气，坐着要含着胸，腰都挺不起来。他说：“医院都不敢给我治疗，把我轰出来了。我转了好几个弯，才到了这里。”他当时是被监控的重中之重。

我们刚坐下不久，就看到对面不远处有闪光灯对着我们啪啪闪了两下，显然是有人在偷拍我们。这位律师的夫人过去问他们怎么回事？对方谎说是在拍电视。我没动心，因为我知道邪恶根本动不了我。就和律师把所有要商谈的事情谈妥了，顺利的家了。

第一次陪同律师到公安局递交法律文书时，国保在后面全程跟踪，还有一个女便衣拿着微型摄像机对着我们拍摄。因公安局不收法律文书，我们又去邮局发快递，路上又有一男一女两个便衣对着我们拍摄，律师给他们照相，他们就仓皇逃走了。

七月份前后，我们家被严密监控了大约三个月左右，门口长期停着陌生的车，有同修去我们家发现被跟踪，不断有人在大门口探头探脑。一次我丈夫正好撞见一个人耳朵紧紧贴着我

家大门在听我们屋里的声音。还有一次，晚十点左右，丈夫下夜班在家门口看见一个一米多高的仪器正对着我家大门口，这种机器应该是那种专案组特有的，当地肯定是没有的。制造的气氛虽然很恐怖，但都在师父的保护下，不了了之了，没发生任何事。

以上这些经历也只是我修炼路上的一小部份，开始时可能还有那种显示或自我的东西，后来发自内心的明白这些都是师父做的，师父只要我们那颗心，就没有那种显示的东西干扰了。写出来只是想和同修共同见证正念的力量，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

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致二零零五年欧洲法会〉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再精進〉

就律师辩护问题与同修再交流

文：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地区在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七年有多位同修被绑架冤判，在聘请律师，营救同修的项目上虽然有几位同修很努力了，可是还是不尽人意。

今天有一个同修说了一句，“我们地区聘请的律师基本做的都是有罪辩护”提醒了我。有的律师还是在“高法”的非法的司法解释中去辩护，如：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没超过一百五十本，真相币没超过五百张，抄家时抄出来的真相资料没发放是未遂等等来辩护。同修聘请的律师知道修炼法轮功不违法，拥有法轮功资料不违法，而且给其它地区同修做过很多场辩护的。但是他们毕竟是常人，不会象我们大法弟子能在法中认识问题。所以我觉得帮助聘请律师的同修还是要和律师交流一下，讲清真相，看看律师的辩护词是否有不妥的地方，不要在被绑架的同修有多少真相资料中去辩护，那是有罪辩护，既然修炼法轮功不违法，拥有法轮功资料不违法，那么和拥有多少数量有什么关系？而是要告诉法官和公诉人，“我的当事

人，修炼法轮功不违法，拥有法轮功资料不违法，警察绑架我的当事人是违法，抄家违法，检察院起诉我的当事人违法，如果法官要枉法冤判是违法，如果你们敢于枉法冤判我的当事人，我就依法控告你们，你们立即无条件释放我的当事人”。

还要说明一点，国内各个地区聘请的律师都是做无罪辩护的，为什么很多同修被枉法冤判了，讲真相反迫害就停止了，就无奈的接受了，去忙下一个营救工作了。既然我们做的是无罪辩护，那么公检法就是枉法，让律师配合我们控告公检法的违法行为，不是对他们有报复心和怨恨心，有的时候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以为然或不听，那么控告他们是为了对参与迫害者的震慑，让他们明白真相，制止他们迫害法轮功的行为，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是大法弟子慈悲的表现，我们运用法律反迫害，也是符合师父讲的法的。控告他们也是不放过一切讲真相的机会。

以上是我看到的一点现象和一点个人认识，还请同修以法为师。

关于人心的浮动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大法洪传已经有二十六年了，风风雨雨我们走过了那么多艰难岁月。大法弟子们承担的责任巨大，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是这部大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开始思索生命的真谛。

近期大陆又出现了一些人心浮动的情况，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从来没有用过人心看问题。但近期出现的一些普遍的现象，影响也比较大。针对这些现象，身为其中的一名学员，我想谈谈自己的想法，和大家共同交流。

随着正法的推移，很多学员修炼的很精進，但也有很多学员开始懈怠，不把学法放在第一位，在学员中推广常人的书籍和广告，对新学员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对法的不理解，造成了不能百分之百信师信法。一年又一年的期盼与等候，总觉的时间遥遥无期，虽然知道这是一种要去的执著，但心里却总是充满企盼。

有些人甚至把希望寄托于常人，大家想想，这会是师父安排的结果吗？这些心频频出现，所以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免得造成既成事实，后悔莫及。

常人社会的洪流污染越来越严重，现在很多人沉迷于网络游戏。最近大陆也出现了一群因为看了假经文而邪悟的人，而且影响的面还比较大，简直都认了其他的“师父”了，旧势力带着就跟着跑了吗？但他们本人却意识不到。

师父的《二十年讲法》发表后，有些人又用执著心去衡量了，就觉的该结束了又没结束。这不又反映出人心了吗？就好像曾经是一种无奈一样。

新年再度临近，种种人心又开始浮现。比如想：今年是不是该结束了？虽然自己知道自己还没有修好，但面对曾经自己对自己的许诺，心又不是那么稳了，就连看着师父讲法中每次都提到的“抓紧最后的时间”都听木了。难道我们就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师父为什么总是提到这句话？师父是在对谁而说？

或许是因为怕心，担心被别人指出执著，很多时候心里的疑问又不好说，每个人都把这些问号放在自己心里，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对大法的不坚定，以至于不符合大法弟子的状态。

对此我们也该想想，这种表现的背后是什么？是什么心被带动了？还是总不能够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而被旧势力的假相迷住了？对大法能否坚信，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古代，修炼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心一不正就很难再度。

《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崂山道士”的故事，讲的就是王七因为等候不了漫长煎熬的岁月，结果一事无成。其实修炼不就是在平凡中魔炼的过程吗？这不也是一种考验吗？多少人曾为一时兴致而来？到头来却不能坚持？

我们知道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在祛病健身方面还是在其它方面，大法都展现了无数的神迹。这或许是从古至今展现给人

们最多奇迹的修炼之门了，而我们却还表现出这些不稳定的心，想想真的有愧于师父。其实师父也早就讲过：“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的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他好象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1]

修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重考验处处关，时间折射出了执著，那么就可能要淘汰掉。时间就象江河，大浪淘沙，无论出现什么干扰，无论别人怎么去做，只有按照大法去做才是对的。师父说：“你们记住师父说的这句话：我要怎么处理都是正的，被处理的都是错的。（鼓掌）因为那是宇宙的选择，是未来的选择。”[2]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欺瞒不了天地，蒙骗不了自己。好象什么都放得下，就是放不下执著心。师父说：“割舍非自己 都是迷中痴”[3]。越是到最后，我们越是应该踏踏实实走完，而越是到这个时候，越暴露出大法弟子的执著心。

在修炼的过程中，每位大法弟子都能按照法去归正自己，修好自己，天地可以为证。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免风波，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一次又一次的爬起，向前走就是精進。出了错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错过了机缘就失去了永远。修炼是一个超常的过程，不同于常人间的任何事情，我们也不能按照常理去对待，这是严肃的。

从法中，我们都能找到自己心性上的漏洞，我们知道法是圆容的。而在学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认识不足有时会怀疑大法，尤其是对于新学员来说，去听其他大法弟子的解释吧好象又不太对，自己又理解不了，师父也没有讲。当然修炼中有疑问都是正常的，但因此而影响了对法的坚信就不应该了。机缘只有一次，错过不会重来。其实我们能不能修，真的全凭着这颗心。

时间可以揭晓一切答案，我们不希望悲剧再度重演。我们认为那些人是不理性的，但我们也该问问自己，为什么这种现

象就被我遇到了？是不是自己在哪方面存在着漏洞？我该怎么对待才好？

师父说：“特别是一些在痛苦中忍受不了的学员最容易产生想离开人间、快些圆满的念头，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你们已经走过最艰难的时期，在最后一个执著中千万要放下心。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哪！”[4]

“巨难之中要坚定 精進之意不可转”[5]。岁月可以冲淡一时的热情，却冲不走永恒的坚定。虽然今天我们的修炼形式不同过往，但心性的要求却从未打折扣。风儿带去了蒲公英的春天，吹散了秋蝶的梦境。我们走在泥泞的雨路上，追寻那伸手可触的彩虹，却又偏偏被云朵遮住了视线。回首过往，雨还在下，脚印依旧在延长，眼中浮现泪花，却不见天涯。我们唯有坚定正念，一切的一切都是考验。

今天我就先写到这里，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感想，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二》〈去执〉

[4]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

[5] 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二》〈坚定〉

用更大的慈悲和纯善去救度众生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前两天，我和异地同修就当地的一篇曝光法院人员犯罪事实的文章进行了交流，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交流中谈到的一些问题有些普遍性，因此写出来与更多同修交流。

1、在曝光法院人员犯罪事实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因为某某的枉判，导致人死亡，构成间接杀人罪。

我个人觉得不够严谨，是的，某某参与迫害的行为，很可能导致法轮功学员的痛苦，及后面的一系列被迫害事实，甚至

被迫害致死。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谈出来，让迫害者和民众引伸认识和思考。但如果我们要肯定确切的认为某某犯了某条罪并罗列出来，那一定是严肃和严谨的，须有严格的法律条款内容，犯罪事实，作为我们认定他有此罪的依据，否则这不能让读者信服。这个问题建议你们咨询专业律师。我想大法弟子做的事越客观公允，越有力量。

2、在文章后部有这样一句话：“其实某某的犯罪事实远远不止这些，就连当地律师界都认为某某是xx县法官里最坏的人。”

我相信你们说的事实，但这句话需慎重。因为你们写的这句话是一句总结性的表述，而不是客观的引用别人的原话，读者无法判断你们说的是真是假。那么就很容易让人误解是我们大法弟子认为某某是“xx县法官里最坏的人”。是不是这样呢？用更大的慈悲和纯善去救度众生，我们揭露谁的恶行，其实目地就是一个：制止其行恶，不让其再犯罪，这也是对其的慈悲。同时让民众认清邪党的罪恶。我想这也是你们做这件事的真愿。

但大法弟子也毕竟是人在修，所以有时难免会有意识不到的人心。其实我想恐怕你们真是认为“某某是xx县法官里最坏的人”吧，至少你们心底可能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家的一个表侄。他父亲——我的表哥，因为长期在社会上厮混，日嫖夜赌，就差吸毒了，打骂老婆，不顾家，给他们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的姑妈（表哥的母亲）一度伤心透顶，整个家族都受此影响对表哥看法很坏。

因为大家对表哥不喜欢，因此对他的儿子，我表侄，也连带有不舒服的感觉，表侄也确有些象其父，读书读不得，花钱很在行。家族中的人说起这个表侄都是挖苦嘲讽和不屑的，觉得和其父是一路货色。我也有同感。

但有一天，我听表姐说这个表侄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都说我坏，我就要坏给你们看”。

我觉得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感受到了表侄的绝望，他破罐破摔，用坏的表现来对抗整个家族的歧视，我突然发现这个

生命不简单，他并不是我以前认为的是一个浑浑噩噩啥也不懂的愣头青，他内心并不想成为“坏人”啊。

从那以后我很同情这个表侄，我觉得再不能歧视他了，我和他说话时都是用尊重的真诚的态度和语言，我发现他也对我很尊重了，要知道，在此前，他见到我们理都不想理的，也是一幅不屑的样子。

后来他要去美国打工了，有一次无意中听他流露出去异乡之前的迷茫和顾虑，我真诚的鼓励他并告诉他：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我至今还记得他那一瞬间对我流露出无比的信任，也许这是他这一世人生中第一次有人说他是“最棒的”，他对我说：“谢谢叔叔。”我感受得到他是真心的感谢的……

也许一个大法弟子真善的念头真的就能改变一个生命的态度。那么更多大法弟子对其它的生命（那些曾迫害过我们的公检法人员）动善念呢？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前两天我看到了发来的资料中某某的照片，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多年前就听说的人的样子，但我在看他的照片时，突然感受到这个人背后的生命的悲伤、绝望，我强烈的感到一个生命及他后面庞大的天体在彻底毁灭前的求助……

今天我一直在想，某某确实干了很多坏事，给大法弟子及家人带来了许多悲伤和痛苦，但大法弟子不管在人间遭受了多少的不幸，将来得到的却是永恒的美好和幸福，就是提前走了的大法弟子都是在一个没有苦的地方等着最后的圆满和归位……

然而象某某这样的生命，也许也是为了他的众生来在这可怕的世间的，却在这场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中，被安排在迫害者的角色上，迷在人世间，为了利益，饭碗，被邪灵驱使，在人心支配下无知的干了很多坏事，其代表的所有生命都面临着永远的毁灭了……非常的悲惨。如果大法弟子不救这样的生命，他们就没有了任何丝毫的希望……如果我们认为这个生命是最坏的了，不可救药了，他真正的生命会感受得到，那真的是无

我想，除了罪不可赦的江氏集团首恶和元凶，只要这个人还活在世间，师父和大法都会给他们机会。而要持之以恒的救这些生命，可能需要我们有更大的容量了，就需要我们转变观念，或去掉我对这些生命在以前的行为中形成的固有看法。

当然这不容易，因为这就是修炼，但跳出具体的事情来，看事物的本质，就能做到。记得看过同修前两年写的一篇交流稿，说的是在给公检法人员写劝善信时，真心的觉得他们做了坏事是在害自己，因此觉得他们“好可怜好可怜”，因此而落泪，那个“好可怜好可怜”，我印象特别深，这是大法弟子真心为他时，慈悲的真实展现，那真的无比的纯净和神圣，同时也威力无比……所以就能横扫邪恶，救了被邪恶绑架的众生，其实在写信的时候，相关世人背后的邪恶就已经被解体了……那种纯善和慈悲是强大的能量啊。

修好的已经隔开了，现在需要 we 再一次升华了。有更伟大的境界等待着大法弟子，那需要更大的慈悲和纯善。

我今天思想中老想起一句话：“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只有不被假相所迷惑，不被现实所障碍，不被人心所阻挡，我们才能心怀慈悲，真我本性才能放射出无际的光焰，才能助师救度更多的苦难中对我们寄予厚望的无量众生。

周围众生的表现其实也许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些众生的表现把它当作我们的镜子，也许就能找出我们自己或整体中有些不容易意识到的人心，比如争斗、怨恨、不服气，甚至报复心啊等等。

师父告诉我们：“道家历来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他认为宇宙外面有多大，里面有多大，外面是什么样，里面是什么样。”[1]我想，我们在向内找时，那就会理解和体谅众生的苦与难，生出宽容来。我们自己的归正，一是升华，二是邪恶也在被解体、三是众生得救。这不是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最希望的吗？

我今天在想，其实用各种方式揭露恶行也好，讲真相也好，27

都没问题，只是我们真的基于慈悲和纯善那效果才好，那才能有效解体邪恶、救了众生、制止了恶行。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同修之间也应慈悲对待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前些天，我遇到同修A，看见A同修有一些人心、执著没去掉，就想和A同修交流一下，让同修能够在法上认识上来，在法中归正自己的言行。

我和A约了一个时间，回到家里一直在想A怎么会这样不珍惜时间呢？怎么会不抓紧时间勇猛精进救度众生呢？心里带着责备同修、怨同修思想和物质，交流的结果可想而知，不欢而散。

A掩盖自己的执著，我则用法理要求同修，一味要求同修改变，好象我是局外人似的。我有一颗帮助同修的心，不时的也琢磨怎样才能帮到同修，突然有一天一个思想在脑中出现：这件事情不是同修有执著有人心，我怎么去帮同修，而是我怎么用同修这面镜子向内照，是我自己修自己的过程，同修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师父在法中讲过：“俩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第三者都得想一想我自己哪里不对，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何况俩个发生矛盾的人就更应该看一看自己，要内修嘛。”[1]法理明了、思路清晰了，我就找自己的不足和人心，并在法中及时归正，然后我求师父加持，让我本着慈悲善念、真正为同修好的心态有机会与同修交流。

当我再次与A同修在法上交流时，我感觉被一种巨大的能量包容着，说话的语气、心态很祥和。我们交流的非常融洽，A也难得的敞开心扉谈了自己的不足、人心以及一些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并决心在法中归正自己，尽快提高上来，我从内心为同修感到欣慰。

过后我想自己要时时都处在那个慈悲状态多好啊，可是我

再想用当时的语气、心态去说话、做事却做不到了，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我在这个问题上能修自己，并真心为同修好，符合了法，师父加持弟子，让弟子体验慈悲的美好与殊胜，是师父鼓励弟子。师父讲过：“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2]“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3]。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修出慈悲心来，这是一个正神的基本本性，也是一个修炼者必须具备的。

我们地区在整体配合上一直不是很好，各持己见，坚持自己，又都指责别人没形成整体。

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很多人眼睛都盯着协调人，比如去年我们地区有一个同修被非法抓捕、判刑。在营救过程中，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对协调人不积极参与组织营救产生看法，还认为是她耽误了整个地区在营救同修中形成整体、解体邪恶救度众生。这种指责埋怨的情绪与物质很长时间都笼罩在本地区同修之间，它伤害着每个人。

我意识到这个状态不对，一、二个人这样想没关系，大家都这样想，那就是强大的执著了，会给协调人以及整个地区都会带来麻烦。悟到这些，我再也不看同修的不足了，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有我要修的东西，那么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救度众生的过程。协调人不一定是修的最好的，她也有人心在，也有不足，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有了矛盾都找自己，看自己，放下自己，去圆容完善配合整体，不就形成整体了吗？！能放下自我去圆容别人那才是境界。

其实一件事师父并不看我们谁对谁错，我们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我们做了多少事、退了多少人，最后圆满不了都没用。也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形成整体，发挥整体救人的巨大作用。

个人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东部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为何拒绝〉

从法律角度解体监狱不准会见的迫害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监狱常常以各种理由，阻挠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与家属正常会见。尤其在监狱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非常时期，为了掩盖罪恶，法轮功学员的合法会见权利更是经常被剥夺。我们与被关押同修内外隔绝，信息不通，不能曝光邪恶，容易使监狱对同修的迫害加重，增加狱警被救度的难度。

怎样解体这种迫害？我地一位年轻的L同修，不仅为自己被非法关押的父亲争取了会见权利，还在众多同修正念加持下，帮助A、B两位狱中同修争取到了会见权利（A同修被监狱方四次阻挠会见，B同修因为抵制奴役劳动而绝食，在狱中遭受殴打、体罚），震慑了邪恶，也为狱中同修增添了正念。在此，我把他的几次经历做了一下归纳总结，给同修们做一个参考。

L同修的路子一般是这样，准备一份简单的控告材料，或控告监狱方非法剥夺家属会见权利，或控告监狱方对家人同修的暴力迫害等，并列上法律条文（如监狱法第十四条、刑法中的虐待被监管人罪等），打印出十几份带在身上备用。到监狱后，如果会见要求受阻，就把控告书拿给狱警看，跟对方讲：你帮着看看，看我写得对不对，这些法律条文适用吗？如果你们今天再阻挠会见，我就会拿着这份控告材料去驻检、监狱管理局、检察院去投诉或控告你们。

一般监狱方惯用的借口是：第一：他不转化，不让家属会见。第二，家属也是修炼法轮功，不准会见。第三，现在是“教育”（强制转化）期间，不准会见。

面对这几种借口，L同修的思路是：指出监狱方这是非法剥夺家属会见权利，并跟他们要书面文件。L回答：“这规定是谁定的？是法律规定？还是你们自己规定的？你们在墙上贴的“十不准”（监狱里不准在押人员与家属会见的十种情况）里面怎么没写呢？你这规定为什么不贴在墙上让大家看到呢？这规定是违法的。你有文件吗？有，你就拿出来，让我看一下。

我拿着这文件去告你们。”监狱方肯定是拿不出来的，会说这是我们监狱内部的口头规定，那么 L 同修就说：“你们监狱内部的规定也得符合宪法、监狱法，不符合的话，你们就是在以言代法，是违法。”

一次，一个狱警队长在电话里对 L 说：“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

L 说：“就是因为 ×× 不转化，你就不允许会见是吗？”
“是！”

“你叫什么名字？在这里是什么职位？你能为刚才你说的话负责吗？我已经把你的电话录音了，我会拿着这个录音去告你的。”队长急忙挂断电话。后来再给他打电话，态度就缓和下来了，说是要请示领导。

监狱方对家属惯用的恐吓或敷衍手段大概有以下几种。

一、“你们再不走，我们就报警，叫派出所来解决了”

家属正当的会见要求受阻之后，往往需要长时间与监狱方交涉。监狱方以妨碍公务为借口，以此来恐吓家属。L 同修的应对是：“我没有违法。我来这里是要求合法会见，你叫派出所来干什么呢？”

二、“你是不是也炼法轮功？”

因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是以身份定罪的，根本不讲法律。所以监狱方就利用这一点来恐吓，言外之意就是你也炼法轮功，我们也可以找人把你抓起来。

上面这两种手段很相似。其实都是虚张声势，想把家属吓唬走。如果没有怕心，坚定反迫害，不为所动，最终监狱方也是不了了之。

三、“你不是直系亲属，我不跟你谈”

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会见是有歧视规定的。有的监狱要求必须是直系亲属，有的还要用户口本来证明。

L同修跟着A同修家属一起向监狱方要求会见的时候，就面临这种刁难，狱警说：“你不是直系亲属，你离开这里。我只跟直系亲属谈。”L同修回答说：“如果我姨妈（指A同修家属）不是四次被你们阻挠会见，我不会来这里的。每次我姨妈大老远来，你们几句话就把她打发走了。我可以不跟你谈，但是我不能离开这里，因为我姨妈年纪大了，有些话说不清楚，我在这里可以帮助她表达，同时我也要监督你有没有违法言行。”想撵走L同修的狱警无言以对。

四、要求家属出示身份证

狱警要求家属出示身份证，也是一种恐吓手段。L同修予以抵制。他回答道：“你没有权力看我的身份证。如果你同意会见，我马上拿着身份证去登记。可是现在没有必要给你看。”

五、“你有什么事情找我们领导吧”

其实这是一种推托和敷衍。说这种话的，往往认为你不敢真的去找。这时候不要退缩，一定要去找。或者找上级领导，或者找驻检。

但是现在这些部门往往门禁森严，L同修就等着有工作人员刷卡进去的时候，跟着进去。这工作人员往往都会阻止，问你进去找谁，有什么事？L同修就说，在某监区会见受阻，找驻检或领导。工作人员说，你不能进去。L同修说，既然设了这个部门，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反映问题？

一次，阻止L同修进门的工作人员把电话打给监区头头。监区头头把接待家属的狱警训得掉了眼泪。还有一次，L同修如愿见到了驻检。一般驻检并不一定诚心帮助家属解决问题，但是职责在此，即使推托，也要摆摆样子。驻检打电话给监区头头。监区头头终于下楼见家属，同意下午会见。

六、“这事我做不了主，我们领导说了算”

面对家属会见要求，狱警有时会把责任往上边推。L同修说：“我也不难为你，你做不了主，我找大队长谈，大队长做

不了主，我再找上级领导谈。”

七、监狱方要求家属写保证，保证会见时不谈法轮功

L 同修反驳道：“我不会写的，这是对人格的侮辱！在我之前，有人写过吗？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如果没有人写过，那我凭什么写这个？”

狱警说，不用你写，我写你签字就行。

L 同修说：“我绝不会签字！”

八、拖延

这也是监狱消磨家属意志的套路之一。不说不给解决，但是让你等个没完。有的家属有工作，有的家属要赶火车，所以没有时间等待。L 同修长时间等待会见父亲，迟迟没有人安排。L 同修看到墙上挂着检举箱，就跟负责接见登记的警察要纸笔。警察问他：你要纸笔干什么？L 答道：“投诉你们。我从早上八点就来了，一直等到现在。你们效率太低，给我纸笔，我要投诉你们。”

监狱设立的检举箱虽然是充门面的，但是我们予以正用，仍然能够起到震慑邪恶的作用。

九、交涉过程中，监狱方给家属录像

此时一定要正念抵制。我们是合法要求会见，为什么你要给我录像？这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害。

十，狱警利用人的情面和顾虑，拒绝会见要求

狱警拒绝家属会见时，往往说他在里面状态很好，你们放心吧，不用会见。

这时，如果家属表示不相信，一定要会见。狱警就会说，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能怎么办？企图用情面和人的顾虑心，压制家属的正当诉求。有的家属怕得罪狱警，弄僵了，下次不好办事，即使知道狱警说的是假话，也不好意思当面戳穿。

L 同修在争取会见 B 同修的时候，狱警就是这样说的。L 同修毫不客气的说：“我家人被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还

长时间体罚。我今天来，就是要亲眼看看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亲自问问还有没有人虐待他。如果我相信你说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来这里要求会见了。”

无论如何，会见亲人是我们的权利，不管身体好不好都应该允许会见。监狱方来软的，来硬的，都不要为其所动。坚持住一点，你非法剥夺我合法会见权利，我就要投诉，我绝不会放弃对我家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把这个信息坚定地传递给狱警。狱警的一切伎俩最终会失效，其实是另外空间邪恶被解体了。

L同修谈到，会见成功后，曾经有两个狱警对他说，下次你来会见，提前告诉我，我事先给你安排，免得耽误你时间。邪恶被解体之后，狱警就流露出善良的一面。

总之，抱着一颗助师正法、救度狱警的心，出现怕心、恨心就尽量排斥。表面态度严厉一些，未必就是不慈悲。

另外有一位同修提出，狱警往往不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家属，只把办公室固定电话告诉家属。这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为了逃避海内外同修的劝善电话。家属应该正念告知：“你执行公务，你的手机号码也应该是公务电话，没有权利保密。你办公室固定电话有时候没人接，我有权在第一时间获得我亲人在狱中的信息。”得到其本人的手机号码，可以使他直接听闻海内外同修讲的真相，为这个生命未来的得救铺路。

L同修争取到了会见父亲的权利之后，堂堂正正当着狱警的面告诉父亲：爸，你在里面不要害怕，谁欺负你、虐待你，歧视你，你把名字记下来告诉我，我在外面控告他！这样会给狱中亲人的反迫害增添很大的正念。

会见，本身就是监狱内外同修互通信息、互相鼓励、形成整体的一个过程。在与狱警交涉过程中，也是一个向他们这些“体制内法盲”讲清“法律真相”的过程。经过一番番正邪较量，狱警迫害大法弟子的暴虐状态会有很大收敛。实际上，在交涉过程中，狱警已经表现出了非常心虚的状态。笔者认为，这也是解体监狱所谓“专项行动”的一个方式。

本文只是从法律一个角度来交流。面对面给狱警讲基本真

相，集体发正念解体邪恶、打劝善电话、邮寄真相信，更是非常关键的。只有基本真相才能打开参与迫害者的心结，使他们真正得救。

此文为大陆同修提供一个参考，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租房的过程中修心性

文：山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日】我是修炼二十多年的农村老年大法弟子，想把今年在租房的过程中，是如何提高心性的过程和同修交流一下。

今年三月份，附近村拆迁房子，都要外出租房住。我家也有一处闲房，开始决定租给一个老太太。可是没过几天，邻居打电话问我租房的事，我就把情况告诉了。她说：这有个租房的，是她的间接亲戚，现在已经把人领过来了，价格也给说好了，你让她去看看，合适就租给她吧。她说完，没等我说什么，很快把人领了过来看房子。

她们一看就看好了，房子大院子，三个卧室。她们高兴的一边看一边说：让老人住厢屋，儿女来家时也有地方住。还说：院子水泥地破皮，她自己带水泥来给处理一下。我们需要住好几年，你就租给我吧。我说：本来已答应租给老太太的，怎么好意思给人家说？太不讲信用了，而且老太太很懦弱，也太对不住人家了。听我说这些话，她说：你也太好了。我说炼功人就做好人。她说：老人还没交押金，你告诉她不租就行了，她再去租别人家的也不晚，六月份才搬。

我有点心动了，想：一个老太太住着这么大的房子是有些住不了，而且这附近有个单身老头对女性的爱动手动脚，也爱顺手拿东西，我房子在胡同拐角，他天天从这走，老太太一个人不安全。我从答应租给她开始心里就有些顾虑，现在辞了也是个机会，双方都有利，但是不讲信誉，我不忍心伤老人的心。

她们也看出我为难，但还是劝说，我就答应了。这一念之差引起了麻烦。

五月中旬，租房家来人收拾清洁卫生，让我把屋里大小沙发，小柜都搬出去，把厢屋的大缸也搬出去，把屋南的地方也收拾出来，我把不用的东西都扔了，本来准备将来有用的也扔了，按她的要求都收拾好了。五月下旬，人家陆续有往这搬来了，租房人也没有动静，我就打电话问她。她说没空，可是没想到过了几天她来告诉我不租了，原因是她婆婆不愿和她一起住，她租了个和她婆婆近的。

前几天我就听说她婆婆在北街租了房子，其实离我家也不远。我一听马上火的不行，就说：不行！你真好意思，我已经租出去了，你非得你来住，现在两个月来你说不来就不来了，你怎么说的出口！你对得起我吗？……她说：我给你补上两个月的房租，我说：不行，你得一直交到有人来住。她丈夫一看我很生气的样子，什么也没说，拉着他老婆就走了。

我回家觉自己做得不好，心想，说了一大堆气话，其实内心并没有那么气，只是想我是炼功人，也得把理说出来，但是却没想到修炼人的理不正好和常人相反吗？她做的是不对，她不是在给你德吗？那时，我把师父讲的一举四得的法理都抛在脑后了，只想赶快了结这件事。第二天吃了晚饭后，我去她亲戚家说：你让她带钱和钥匙来，把事了了，我说就按她说的两个月的房租。她亲戚说她先给拿上，我说行。

我做事是个比较谨慎的人，回家把钱往桌子上一扔，我就盘坐到床上，慢慢把心放平静了，这钱是很关键的东西不能随便要，一惹是非，二不失不得，我是炼功人，明天去还给人家二百元，让先给的押金也算数，后来还觉的不好。师父说：“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1]这钱可能就不应该是我的，如果都给她，我觉的又太委屈了，房子我已经租出去了，她让我退了她来，而且我把屋都收拾好了，她太不对了。

可能师父看我不悟，一句法打入我脑中：“舍它个无漏其

不是更高的舍吗？”[2]我豁然开朗，钱我送去，此念一出，我的心一下子轻松了，心里放不下的东西烟消云散了，脑袋像清洗了一样，学法，发正念。

第二天我把钱送给了她，第三天一早有人打电话租房子，同样是六月一日租房子，什么也没耽误，真神奇。

我悟到，前面的是插曲，但是实实在在的考验。通过这件事向内找，我做事情主意识不坚定，经常被常人心带动；利益心我觉的不重，关键时还是不行；争斗心平时隐藏的很深，遇到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看问题还是以常人的观念。

师父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3]现在正法修炼已处于基本结束状态，我必须奋起直追，多学法，破掉人的壳，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望同修指正。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无漏〉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警言〉

新年到了 请关心狱中同修的家人

文：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鸡年即将过去，狗年很快来临，在这新年到来之际，我们在做好三件事同时，建议抽时间探望被迫害同修的家属。

同修在冤狱蒙难，是为了捍卫宇宙大法、助师正法、助师救人而坐牢，其家人在撑起这个家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人遭受牢狱之灾而难过，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有责任去看看他（她）们，关心关心他（她）们，在精神上给他（她）们一些安慰，帮他（她）们解脱一些困扰，为他（她）们在新年里增添一些快乐。

我们外边同修在宽松的环境中应该为身处恶劣环境的狱中同修分担一些，关心同修的家属其实是在关心狱中同修，也

是在助师正法、助师救人，更是在修好我们自己的同时建立觉者的威德。我体悟这是师尊所要的，对谁都得好，这是师尊要求我们做的，这也是在法中修出来的慈悲。

我熟悉的一位协调人同修 A，九九年七·二零以后这十八年中，他平稳的一路走到今天，他一直用善心鼓舞着被迫害的同修家人。他走遍了自己认识的被迫害同修的家，嘱咐他（她）们要去监狱看家人，必要时要和监狱要人，这样就能减轻家人所承受的迫害。我被非法关押时，他经常来找我丈夫，让他和孩子要去劳教所看我，不能不看不管，炼法轮功没有错，修真、善、忍是好人，不应该被关押。我家正在建房子，他非常关心，问丈夫是否有困难。我释放回来后，丈夫多次和我说了这些事情。

二零一零年，我们镇里有一位单身同修 B 被非法劳教，没有人探监，一分钱没有如何在狱中生活？我拿出一百元给协调同修，让他想办法转给同修 B，他又筹集五百元给狱中同修 B 和另一位同修每人捎去三百元。同修 B 的弟弟、弟媳知道此事后，很受感动，夫妻俩主动去劳教所给同修 B 送钱、送衣服。

一件难忘的往事涌上我的心头。二零零二年我和村里同修 C 均遭邪恶迫害，开始流离失所，后来被非法关押。五、六年时间我们两家是妻离子散，我俩在被迫害中承受着痛苦，家人是在承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中煎熬。我俩的孩子是十三、四岁，他俩被中共邪党夺去了母爱。村里同修 E 非常同情我们的家人，她经常来我们两家探望，帮助干农活等，给了许多温暖。每年新年她都购买一挂鞭炮送给我们的孩子。其实同修 E 那时家里是债台高筑，她和丈夫都是农民，收入微薄，两个孩子都读大学。可想而知，她家的生活是多么的清苦。但她没有忘记苦难中的同修和他们家属，更没有忘记自己是大法弟子。同修 E 的善良，赢得了两个孩子的好感，孩子每每见到她就叫大妈，叫的和亲妈一样亲。两个孩子都能从正面认识大法。我孩子未成年就外出打工攒钱，他亲自去劳教所看我，送给我三百元钱，当时我哭了，我怎么能忍心花一个孩子的血汗钱哪？我不要，

他非得留给我不可。我没有花，出狱后，我又还给了孩子。同修C的孩子也非常支持妈妈修炼，他还帮助妈妈救人，经常协同妈妈出去挂大法条幅；他借在外打工之机，多次给工友们讲“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救人。

师父说：“如果大法弟子都拧成一股劲、正念非常足的去做，大家想想，那才是神在人间哪，这对邪恶来讲太可怕了！”[1]我地同修大家形成整体，拧成了一股绳，在同修遇难时，都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同修和家人度过难关，是在用自己的善举讲真相救度蒙难的同修家人，使他（她）们认同大法，认同大法修炼人，以至支持大法，支持救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希望所有看到此文同修，多关心还在遭受迫害冤狱里的同修家人，在这年关切近之时，以我们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来探望难中的同修家人，给他（她）们送去温暖，送去欣慰，送去希望！

注：[1]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十年讲法》

修炼交流摘录

首先，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件不是敏感案件，我们做好人敏感吗？敏感案件只是律师接案子的一个技巧，也是邪党多年来蒙蔽世人的说辞，我们修炼人是绝不可以附和和认同的。我们一定要将自己被冤的案件看成一件很正常的案件，我们这些守法公民被侵权，这样正常的案件如果也让我们随着律师的说辞变成敏感案件、特殊案件，那么我们对自己被冤一案的思维基点就整个错了。是我们带动律师，不是律师带动我们。

其次，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件作为一个正常案件，只是律师的一个案源，律师需要吃饭，需要收入。我们可以去多家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只谈我们的案件，需要律师帮助维权，如果能够谈妥更好，如果没有合适的律师，我们完全可以不请律师。39

何况现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不就是让我们讲真相多救人吗？在请律师的过程中，最后就是没有律师可请，我们整个讲真相的过程不就是师父要的吗？同修的正念、本地同修讲真相到位，同修一样能回家。迫害刚开始的那几年，没有律师出面做无罪辩护，我们不也做的很好吗？

还是以上访人员为例，上访人员在请律师的时候，一旦律师的认知和上访人员不一致时，上访人员一般不会纠结于非请个律师不可，而是觉的此律师无法为自己真正维权，还是自己一个人找公检法各个部门。我曾经遇上一位上访人员，丈夫被他人杀害、自己被相关部门恐吓威胁，她只是一个初中生毕业，她就是要为丈夫讨个公道，一次次上告，一次次被当地公安围堵，后来在她的坚持下，她的案子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自始至终，她没有请律师，律师也不敢接手她的案子。看到她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有师父，为什么很多时候连这个农妇的正气和正信都不如呢？这样的上访人员我遇到过不少。见了我，就告诉我，他们维权的过程，一次次的被拘、一次次的上告无门，丝毫都没有影响他们对自己无罪的认知，反而更加自信、乐观。

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件就是冤案，打官司的时候就是赢官司，即使没有律师介入，我们个人面对公检法时对大法的正信真的能够解体一切操控公检法人员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真的能够打赢这场官司，如果我们内心坚信，自己修炼真善忍无罪，自己没有违法，法轮大法好，那接触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都不敢继续行恶的，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场面。

当然，不是否定请律师。我们一味的依赖律师，使一部份律师在接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件时为接案子而接案子；我们一味的听任律师摆布，导致律师变成了走过场，连不修炼的家属都能看到律师只拿钱走过场，起不到我们救人的意义；我们一

味的为请律师而请律师，没有原则的请律师，也会给真正为法轮功做辩护的律师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由〈聘请律师的经历与感想〉想到的》

随着办病退的时间延续，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以前所患疾病的症状全返出来了。炼功也由双盘改为单盘，有时单盘也盘不上了，行路也不方便了。到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分管人事的领导要我到医院查体，（也就是走一趟）此时心想，我是炼功人，怎么上医院查体呢？这一念后，一道白亮光从我眼前划过，这次师父点化，使我彻底醒悟了，我决心不再办病退了。我立即骑自行车到企业中，找分管人事的领导说明情况。在去的路上，师父就加持我，骑自行车如飞，身上也感到很舒服了。找到分管人事的领导后，我说：我以前病情很重，是炼法轮功好了病的，炼法轮功就要按照真、善、忍做，所以我不再办病退了。他听后十分恼火，他拍着桌子对我说，要个病退指标多么不易！他又说：你这个病退指标是领导安排的，在办病退中是重中之重，要我首先把你办下来。并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但我耐心的说：我这个病是绝症，到医院治不好，炼了法轮功才好的病，炼功人有炼功人的标准要求，现在我没有病了，还办什么病退呢？他看我再办病退没有任何希望了，他说：你按我讲的内容写一张纸条。我按照他的口述写好后，他看后又说：你在上面按一个手印。我在按手印的瞬间，我身上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了，从此我又成了一个健康的人。

——《救度众生行夜路 时时刻刻师保护》

讲真相过程中，我还遇到一件很有趣的事。那是二零一五年的秋天，我在一个集市的角落处，看见一群人围着一辆毛驴车正在说笑，我就走上前给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支持大法会得福报，讲发毒誓的害处。人们正听的感兴趣时，有一位醉汉走过来发飙，语无伦次的一会说我信，我什么都信，一

会又说我不信。这些人都被他带动了，人们还时不时看着我哄堂大笑。当时我心想这下完了，让他给搅和了。但随后我稳下心来，保持平和的心态，不灰心，慢慢等待时机。这时我抬头看见对面有一位大哥在那嘻嘻的笑个不停，我就大大方方的向他走去说：哥您好！先别笑了，我问问您，我刚才说的这个事，您听明白了吗？您还是退了吧，只见他面带迟疑的回答说：我啥也不信，我就信钱。我赶忙接过他的话茬，信钱那好哇，我就用“钱串子”这个化名给您退了吧，愿您发大财，钱成串多好。只见他有点激动，爽快的说我退、我退，我就愿意听“钱串子”这个化名。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他要不快点说同意，好象这个好听的化名就会被别人抢去了似的。

——《坚守大法弟子的本份 多救人》

一次在公交站点上，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把一把小纸扇放在广告牌上走了。我拿起纸扇追着送给他。他说：我家里有，送给你吧。我说我不用扇子，他不答应。我抓紧和他妈妈、奶奶讲真相，奶奶笑着不吱声，妈妈说啥也不退。我把纸扇递给他奶奶，想离开她们。这时小男孩马上把纸扇从奶奶手里夺给了我，使劲搂着我不放，还打了我一下。这一下打醒了我，这时奶奶、妈妈都说他，要他并向我道歉。我笑着摸着孩子的头说：“别怨孩子，是我不好，没给你们讲清真相，就想离开，孩子看我要离开，急了。咱都得谢谢孩子（孩子乐了）”。“您这孩子太有灵气了，他知道叫我讲真相，叫师父救您，他不让我走，天灭中共那天，你们得谢谢师父，谢谢抓我不放的孩子。”经过我这一说，她俩乐了，马上三退了，小孩妈说：“您这大姨怎么这么好，我从没见过您这样的好人。”我说：“大法弟子都这样”。她千恩万谢大法，孩子拉着我的手说：“谢谢好奶奶”，手持纸扇跳着走了。

——《放下执着 讲真相救人步不停》